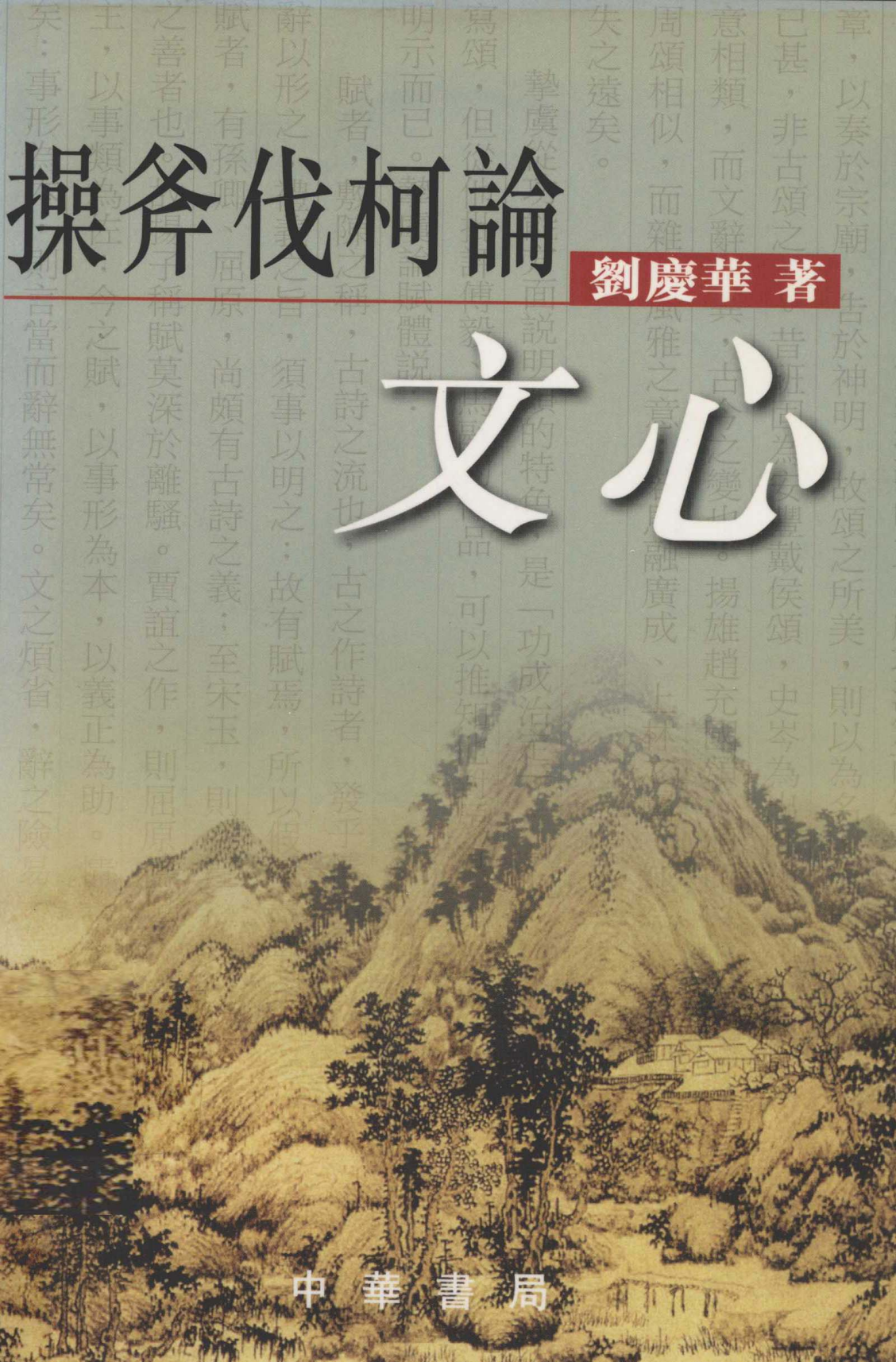




章，以奏於宗廟，告於神明，故頌之所美，則以為名
已甚，非古頌之
意相類，而文辭
周頌相似，而雜
失之遠矣。
摯虞從
寫頌，但
明示而已。
賦者，
辭以形之
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
之善者也。
主，以事類為本，以義正為助。
矣；事形
詞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

論柯伐斧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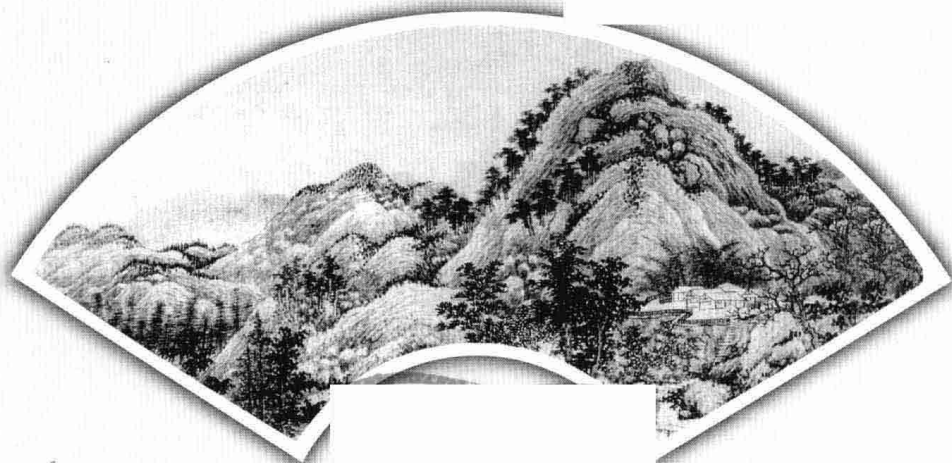
劉慶華 著

文心

中華書局

論伐柯斧操 文心

劉慶華 著



中華書局

□ 裝
任 幀
編 設
輯 計

操斧伐柯論 文心

□

作者

劉慶華

□

出版 / 發行

香港九龍紅磡鶴園東街1號富恆大廈2樓1室

電話：27150176 傳真：2713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

版次

2004年2月初版

© 2004 中華書局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1樓A室

□

國際書號：ISBN 962-8820-75-3

序言

鄧仕樑

自從二十世紀初黃季剛先生在北京大學開設「文心雕龍」作為大學學科，近百年來，《文心雕龍》的研究成為顯學。

究其原因，首先固然是由於此書體大思精，涵蓋了文學各層面的理論問題。用今天的觀念說，無論在創作論、文體論、批評論，以至讀者的心理、文學的發展等等，都可以從中找到系統清晰的主張和識見。這些主張，有些成為中國文論傳統的一部份，有些則是作者個人的觀照，有異於主流的批評傳統。這裏用「觀照」一詞，其實取自《文心雕龍·序志》篇：「各照隅隙，鮮觀衢路。」這兩句話指出其他論文者各有所見，但是都沒有看到文學世界的全局。劉勰他自己呢，當然意在振葉尋根、觀瀾索源。就《文心雕龍》全書的格局看，作者對於建立整個文學世界的秩序，是充滿信心的。

劉勰服膺儒術。學者一般相信他撰寫《文心雕龍》，以儒學思想為主導。儒家重視人倫的秩序，主張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位，發揮適當的功能，社會乃能運作得宜，融合無間。在個人的層次言之，文章自當以述志

為本（〈情采〉）。而神思方運，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尋聲律而定墨，窺意象而運斤（〈神思〉），是藝術創作的本質。在社會的立場言之，文章既能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更能進而經緯區宇，彌綸彝憲（〈原道〉）。作者在第一篇〈原道〉已經指出了「彪炳辭義」的意義，除了發揮個人的才情，更得以「發揮事業」。及其極致，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序志〉），社會的運行乃得以合乎儒家的理想。我以為在深層的意義看，劉勰之服膺儒術，其主張並不是只管在文章裏敷述儒家的教訓，如後世所謂「文以載道」就算了事，而是使文學發揮其大用，翊贊儒家的秩序規範，以達致理想的世界。由此觀之，《文心雕龍》一書，正是從措意於「為文之用心」開始，進而關懷到「文章之用」的探索歷程。這一點，似乎比較少人注意。

說到文章之用，最清晰的理解是指每篇文章有其一定的功能。劉勰不是狹隘的功利主義者，有異於後世鼓吹文章但求適於用的論者。但是他引用《易經》「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把這句話理解為文辭是「日用而不匱」的，因而「聖因文以明道」，就不是純粹以文辭敷衍義理了（〈原道〉）。事實上，《文心雕龍》全書結構，除了其首樞紐五篇，最末〈序志〉一篇，上篇號為「綱領」的二十篇，都是「論文敘筆」之作。作者把當時各種文體「圓別區分」，說明其名義之由來，發展之始末（「原始以表末，

釋名以彰義」)，而最重要的，是選定篇章，論析其優劣，並歸納出寫作某一體的原則和要點（「選文以定篇，數理以舉統」）。寫作的原則和要點，是針對每一體的功能而設定的。譬如頌之一體，根據〈頌讚〉篇，其功能見之於以下幾句：

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

頌主告神，義必純美。

因應其功能，頌的寫作要點是：

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數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

可見寫作上有兩點要注意：

（1）頌要褒揚盛德，因此不可在文中有規戒之辭（貶抑更不合頌體）；（2）告神之辭，要典雅清鑠，雖有文藻，但不可過於華侈，跟辭賦之旨在辭陳文采不同。

有違這些原則的頌，即使是有名的篇章，也遭劉勰貶斥，例如：

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

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

可見在風格上過於華侈，在命意上褒貶雜居，都有違

賦的功能，因此不合體要。

從這個例子看，劉勰在論文體的篇章，其實貫徹了他的批評實踐。《文心雕龍》書中充滿了指導意識，作者相信其言可以「益後生之慮」。在實踐的意義說，這正是當時具體的寫作指導著作。如果全書沒有論文體的二十篇，讀者即使對文學的種種問題有所感悟，都不能視此書為寫作的津梁，那就大違劉勰的原意。

然而，許多研究《文心雕龍》的學者，都把注意力放在書中下篇的理論部份。這本來無足怪，因為下篇直接觸及文學的本體，自有其普遍性，而上篇所舉的作品，許多是今人不熟悉的。周振甫先生以為劉勰從上篇文體論建立文學的完整體系，下篇創作論則是從文體論綜合而得的結果，無疑指出了全書的重要線索。周先生有關《文心雕龍》的註釋和語譯，固然沒有忽略上篇，但在《文心雕龍選譯》一書，下篇二十五篇全部譯出，上篇則除樞紐四篇（不包括〈正緯〉）外，卻只譯出「論文」部份的前三篇和「敘筆」部份的前三篇，其餘從略，大抵以為這些文體在當時屬應用文，一般讀者興趣不大。這並非不可理解，卻似乎沒有照顧到劉勰以為文章「日用而不匱」的主張。美國學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一書，當然非常重視《文心雕龍》。他譯出了好幾篇，但論文體的篇章一篇也沒有選上。譯者在引言解釋沒有選擇，是由於這些篇章雖不乏有趣之處，但其中不斷提及西方讀者不熟悉的，或即使熟悉也不感興趣的

作者和作品。其實如上文所說，這情況不獨於西方研究者為然。值得關注的是，我們既承認劉勰的理論植根於他對具體作品的解悟，對作品卻沒有足夠的注意，這不能不說是研讀《文心雕龍》的缺憾。

本書作者劉慶華博士，對這個問題正有獨特的體會。

慶華早年潛心研究《文心雕龍》，用了五六年時間完成博士論文《劉勰的文體理論與批評實踐》。事實上，要通過批評實踐去了解理論，非得大量研讀書中提到的作品不可。對作品沒有深刻的理解，不容易體會劉勰批評的旨趣，可見慶華那幾年下的功夫不是白費的。近十年慶華在香港教育學院任教，從事師資培訓工作，期間仍然努力不懈，把當時的研究成果和以後研讀的心得整理成書，名為《操斧伐柯論《文心》》。書中論述了劉勰衡量作品的具體原則和方法，而大部份篇幅用於分析「論文敍筆」部份所論及的作品。其中選析的作品，有些比較為研究者所習知，如《古詩十九首》中的幾首；有些則較為今人所忽視，如祝、盟、檄、移諸體中的篇章。但無論是否通行之作，我們都不應該忘記，這些篇章在《文心雕龍》中是獲得同樣重視的，只要看劉勰如數家珍的論定可知。

慶華這本著作，在今天特別興盛的《文心雕龍》研究中，可謂獨樹一幟，對於解讀劉勰的批評觀，相信很有幫助，對於古典文學教學，也有參考價值。倘若能夠引起同道者繼續探索的興趣，更是值得重視的趨向。慶華教務繁忙，但讀書人都知道教學相長的道理。用今天的話說，負

責任的教師，都不可能不積極從事研究。有這樣的旨趣，慶華日後在學術和教學兩方面，自然是成就可期的。

2003 年仲夏序於香港中文大學

自序

《文心雕龍》體大慮周，包羅萬象，在中國文論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幾十年來中外學者特別注意此書的研究，每年發表論文、專著甚多，其中不乏卓見的。然而，學者多把重點放在《文心雕龍》的下篇，少有注意上篇的文體論，偶有觸及的，也不過是討論某種體裁而已，更少有注意到文體論與批評實踐的關係。其實，劉勰用了大量精力和篇幅，在上篇探討各種文體寫作的原則和評論重要篇章的優劣問題，是研究《文心雕龍》不能忽略的。

石家宜在《文心雕龍系統觀》後記中說，他的老師周振甫教授常常教他「要盡可能多地讀劉勰讀過的書，研究劉勰研究過的作品和著述」，而周教授認為《文心雕龍》能建立一個完整體系是從文體論入手，下篇的創作論是從文體論綜合概括出來；而「文之樞紐」是從文體論和創作論歸納概括出來的，沒有文體論便沒有創作論，沒有完整的體系。由此可見文體論在《文心雕龍》全書中扮演着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在1989年進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隨鄧仕樑教授研究《文心雕龍》，並在1994年以論文《劉勰的文體理論與批評實踐》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在我研究的期間，鄧教授已提出不可忽視劉勰所讀過的作品，於是我在寫論文前，

便開始閱讀《文心雕龍》文體論裏「選文以定篇」中所提過的作品，並做了分析。我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想知道劉勰如何批評文章，他批評時用甚麼來做標準呢？有不少學者會從下篇去找答案，這種想法固然可以理解，因為下篇剖情析采，籠圈條貫，發揮了劉勰的文學觀，下篇的理論可能是劉勰評文的標準所在。但我總懷疑倘若忽略了文體論，只從下篇着手，是否找對了方向呢？如果我從文體論入手，或者會有新的發現；於是我便分析劉勰所羅列的作品，透過這些分析，希望能比較切實掌握劉勰的批評理論。

這本書的內容主要是來自我部份的博士論文，經過重新整理、改寫而成。第一章主要是論證「敷理以舉統」的源流及在《文心雕龍》中的重要性；第二、三章是根據《文心雕龍》的分法，把文章分成文、筆兩類，再在每類文體中各選若干篇，然後利用文體論中各篇的「敷理以舉統」來檢視「選文以定篇」的準則，我用的就是這種「操斧伐柯」的方法。我選的篇章雖然只有幾十篇，但我的目的不在統計結果，而是透過分析這些作品，察看其中的現象；或者這樣做法不能窺劉勰文學理論的全豹，但我相信從中還是可以有一些地方引起學者注意的。為了方便讀者對我所分析的文章有全面的了解，我會把正文中沒有全部引錄的原文，附在該文體之後，以方便讀者參考；如果正文已引用全篇原文，則不作附錄。第二章〈筆之類〉中的文章，篇幅比較短，很多時候在討論時已全文引用，所以

這一章附錄的文章比較少；而第三章〈筆之類〉中，多屬長篇製作，所以正文無法全文引錄，因此這一章附錄的文章比較多。在討論每一類文體時，我在註釋中已註明每篇文章的出處，所以附錄不再列明出處。文中引用《文心雕龍》的篇章，全用范文瀾註本，因此也不另註出來。

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學者做過和我類似的研究，因此我希望這本書可以在《文心雕龍》的研究上作出一點貢獻。

最後要感謝鄧仕樑教授對我悉心指導。在撰寫論文期間，老師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我的論文由初稿到完成，老師每次都精批細改，有時大刀闊斧的刪去一大段，有時卻斟酌到一字一句的用法，十分認真。當我修改論文時，看見旁邊用鉛筆寫的批語時，真的很感動，我沒想到老師每次都這樣認真的改，感謝老師。在我求學期間，老師給我很多鼓勵、支持，以致我能夠完成學業，感謝老師的栽培。

目錄

序言	1
自序	1
第一章 《文心雕龍》評定文章優劣	
的具體原則和方法	1
第一節 引言	1
第二節 「敷理以舉統」探源	2
第三節 論「位體」與「敷理以舉統」的關係	18
第四節 結語	35
第二章 文之類	37
一、詩	38
二、樂府	44
三、賦	50
四、頌	69
五、讚	84
六、祝	87

七、盟	90
八、銘	94
九、誄	102
十、哀	106
十一、結語	110
第三章 筆之類	111
一、論	111
二、說	155
三、詔策	173
四、檄	186
五、移	202
六、章表	214
七、奏	222
八、議	236
九、書	249
十、牋記	267
第四章 結論	275
參考書目	281
第一部份、書籍	281
第二部份、論文集	296
第三部份、期刊論文	304

第一章 《文心雕龍》評定文章 優劣的具體原則和方法

第一節 引言

劉勰（465？—522？）在〈序志〉篇中，說明了《文心雕龍》上篇，〈明詩〉至〈書記〉二十篇文體論的特點：

若乃論文敘筆，則園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序志〉）

劉勰把各種文體的寫作原則，在〈明詩〉至〈書記〉二十篇中「敷理以舉統」部份交代得十分清楚。劉勰既然批評前代論文「無益後生」，那麼他的論文，必然示後生學文的津梁，寫作時只要遵照各體的寫作要求，自能「制勝文苑」。劉勰嚴分各文類的原因正在此。

文體論中「敷理以舉統」是寫作的法則，如果用這部

份來檢查某種文體是否合乎該體的要求，則又可視為批評論。「敷理以舉統」好比考試的評分標準，合乎標準的等第自然高，否則不免屬下乘之作。本文嘗試循這個方向探討劉勰評定作品優劣的具體手法。

第二節 「敷理以舉統」探源

劉勰在〈序志〉篇說：

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

劉勰表明了《文心雕龍》的意見，有同乎舊談者。饒宗頤探討過劉勰文學見解的淵源及文體分類的依據，¹證明《文心雕龍》確有「同乎舊談」。《文心雕龍》文體論既然與前人著述有雷同，那麼我們不妨探討文體論中「敷理以舉統」的部份，看看這部份的理論是否劉勰獨創，或者哪些是劉氏獨創，哪些則屬承襲前人而來。

在中國文學上，文體分類可說始見於《詩經》。按經師的意見，詩六義中的風、雅、頌，至少是三種不同的種

1 饒宗頤：〈文心雕龍探源〉，載《文心雕龍研究專號》（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年刊，1962年12月），頁1-12。

類。²〈詩大序〉說：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³

〈詩大序〉從功用方面來說明「風」、「雅」、「頌」三類詩的分別，沒有提及寫作的法則。朱熹（1130—1200）《詩集傳》對「風」、「雅」、「頌」有這樣的說明：

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⁴

朱熹論「風」從功用方面着眼，而「雅」、「頌」則已觸及風格（其語和而莊）和內容（其義寬而密）。不過，朱熹的意見是後起的，與漢人只從功用談風、雅、頌之別大異其趣。

2 漢·毛亨（前2世紀）傳、鄭玄（127—200）箋、唐·孔穎達（527—648）疏：《毛詩正義》（香港：中華書局，1964年，初版），頁44，孔穎達疏云：「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

3 《毛詩正義》，頁45-51。

4 宋·朱熹集註：《詩集傳·序》（香港：中華書局，1976年2月），頁2。